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 
第五十九回 威神三阻狐鼠怪 菩薩兩查善惡醫

話說祖師隨路演教，度化眾生，到處庵觀寺院，有靜室可坐，便經句寄寓；逢著僧尼道俗，有緣法可度，便隨遇開悟，自多不語，每每三位徒弟代言。因此在這庵中，應答善信開度事情，多是他三個高徒。一日，庵中眾僧見來謁高僧者眾，便發了一個善願，向道副大師說道：「大師道行甚高，度脫雖眾，只是終日費煩口耳於生在善信，利益宏深。若是建一個道場或是施一堂法食，濟度幽冥、孤魂等眾，也是莫大功德。」副師答道：「我等談經說法，便是濟度眾僧道，生者得悟，恐亡者未沾。」尼總持師便也說道：「事有陰陽，道本無二。」眾僧又道：「見在度亡科儀，豈是虛設？」道育師道：「科儀乃明見功德經義，還本不見真心。」三位與眾僧辯了一會，彼此大家都端會入定。忽然副師於靜中現一個光景，見殿旁一根枯木，忽然其中騰出一位神人，其下一條大蟒蛇鑽出。那神人大叫道：「和尚，你既明人天大道，怎不念六道眾生？若說科儀陳跡，這蟒可以轉超。」言罷不見。副師出靜，見阿羅尊者聖前有此景象，乃與眾僧議建一個佛會。三位師兄師弟，一位一日，主壇法事，講經典，仿科儀，攝孤施食，真也是勝會，村鄉善信來往佈施。這一日，正是副師主壇首日，卻說庵門大開，把來思直入上殿觀看。狐、鼠二怪久等，只得到庵門，方才要入，只見把門威神又攔阻著說道：「你未有獨行善功，如何又來攪擾？」二怪道：「救三命於池水，卻是我等自行之善。」威神道：「為此一善，冥司正在這裡議功，若不是把來思一念始發，你等哪有這一種善緣？」二怪道：「我等若救之遲，把來思自顧不暇，尚安得為功？」威神道：「正為把來思有這水災惡報一種，未作在何項，故此菩薩的白、綠鸚哥未現。如今作他的又有你們；繼後作你們的，又有他功創始。今日較往常法門更肅，你看那自身不潔，故人誤進，自招罪孽。你們比此不同，原有性靈，你知我見，故此阻你者倒是度你。」二怪聽了，乃慨然說道：「既是善功不曾注明，把來思非此一善，不得消他一種惡報，我們情願讓此一善功德，救解了他惡孽一種。」只這一讓之言，只見威神呵呵大笑起來，把個庵門大開了，說道：「一言兩成成果，你兩個不獨善功，且定轉生人道。進去，進去。我如今不阻攔你了。」二怪方才昂首進庵，直到殿上。後有清溪道人詩五言四句，說忍讓真是善功：不競真為福，讓功果是高。

世人能退讓，災禍自然消。

狐妖進入庵門，走上佛殿。那狐妖是久歷過的地界，弄過了手段的僧庵，只因近日威神凜肅，又且他心信法門，隨著禁忌，去修積善功，進入庵來，上得正殿，他都是熟游。只有鼠怪在那社裡成精，弄妖捏怪，不知善地廣大，殿宇巍峨。他見了眾僧凜凜拜禮聖像，課誦經文，眾信男女依擬行道，乃向狐妖說道：「我在社中，張頭露面，躲躲拽拽，只知弄法兒，耗糧食，若不虧你攜帶，走這福地，怎能夠見廣識大，開闊心胸！」狐妖笑道：「料你鼠腹有類蛙腸，便開闊了也不大。」鼠怪道：「老狐你說差矣。我不入這禪林，我也不會說話。世間心胸，有見識，便自闊大。若是沒見識，便原來闊大，也是小家子。我今幸承你攜帶，入了善地，便會巧言。我不是巧言，乃是一句道理。人若有了這道在心，明瞭這理在腹，莫說是我鼠腹，便是個疙蚤蚊蟲，他也脫離了篋芒小見。二怪一邊閒談，一邊看高僧依科行教。但見他：

高座法台，朗吟梵語。眾僧齊和真經，鐘鼓迭鳴押韻。燒香的倚者虔恭，剪燭的沙彌端肅。那個善男信女不側耳仰觀？這會鼠怪狐妖也傾心敬仰。

只見副師坐在法台上，先持解結咒，後誦度亡經，那些善信不見，這狐鼠卻知。少頃，山門洞開，孤魂野魅充滿庵前，直連境路。也念了施食真言，那法食變滿法界，有聽了經咒，悔悟生前作孽的，喜道超生有路；有沾了法食，受用現前功德的，樂然飽腹無饑。二怪直候到法事完畢，副師下座，方才抬頭看眾人。只見把來思也雜在眾人叢裡觀看。二怪方才近前說道：「為何不回個信息，叫我林間久等？」把來思方才答應。原來，妖魔邪怪在庵外變幻迷人，到了福地便不能隱藏，他兩個俱現出原身，嚇得把來思往殿上一把扯住了尼總持道：「師父，怎麼道場法會，卻惹了狐鼠精怪入來？」總持把慧眼一觀，果見兩個狐、鼠假變人形，到此藏隱不住，明明兩個孽畜。他見了高僧，便齊齊跪伏在地，口口只求度脫。尼總持道：「我師兄道力可見高深。一般獸畜也來求度，何況於人不知省悟，不求度脫？」乃看著二怪說道：「有奸莫弄，有妖莫逞，充滿善心，自超上等。」總持念罷，把手結一訣，只見階下一個黃巾力士現形。總持道：「可把此二怪押赴輪轉，說他出離了畜道，卻積了三次善功，且又悔心入我福地，萬毋叫他再墮入畜生道里。」力士聽了，即把二怪押去。

二怪歡歡喜喜拜謝而走，把來思方知高僧法力。當下夜晚眾信散去，他只得在廡廊下歇宿。他心裡驚疑作怪，說道：「怎麼我為救人落水，幾被沉沒，感得這二人拯救，怎知竟是狐、鼠兩個精怪？今若不是高僧看破，押他超生人道，只恐精怪變幻，終是迷人。又想我當年胡僧道士說我五種惡報，屈指算來，白、綠鸚鵡已現了三次。昨日救人失水也是一種善念，怎麼不現出鸚哥？」心下正疑思，忽然鐘鼓齊鳴，卻是尼總持上殿，輪班請行法事。來思見了，忙抹了一抹臉，上前合掌禮拜，說道：「弟子把來思，當年有胡僧道士化齋，說我有祖父積下的五種惡報，因始祖有一善化解，賜我二個白、綠鸚哥，叫我見綠鸚知省，見白鸚知解，我弟子已三見鸚哥現形；想已解了三惡。尚有二惡，不知作何善功，得以解救，望高僧明白示我。」尼總持聽了，合掌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，你祖父積惡，報應在你。此是你家門事，自然不爽的果報，我僧人怎知？你既有往年僧道指引度脫，你自家行修自家解救，我僧與你隔心異念，如何得曉？」來思道：「自師父們到庵，我村鄉何人不知，道說高僧說破塵情，指人心膽，度脫了七祖九玄，解釋了九幽六道。若是我弟子有甚積惡，望師父真誅其心。」來思只說了這句誅心，便打動了他慈悲方寸，乃向副師道：「這位善人，滿口說出往因善惡，所謂直陳衷曲，我又何必誅心？師兄，你有過去前世之因，試一表明，看他未來報應，或是解，或是受，使諸有情盡曉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」副師點首，乃端坐入定，兩個時辰出得靜來，於諸大眾前直說出來思祖父積惡根由、始祖一善功德。卻是何善何惡？眾人傾耳而聽，只見副師一件件說出來道：

來思始祖為華佗，奇方治病起沉痾。

含冤苦被曹瞞害，焚卻醫書沒奈何。

誰教後代流南度，不法丹溪亂認科。

火症錯當風涼治，枵腹說人飲食多。

胡針亂灸傷人命，任意歪醫惹笑呵。

積下惡冤遺後裔，五種冤愆報不苛。

一種誨奸招刃害，二種女子被災磨。

三種投溪沉水報，救人孩子事差訛。

尚有惡因留二種，幸虧福地拜彌陀。

行善何須限數目，便是百種不為多。

為甚胡僧求度脫？只因行孝有鸚哥

來思聽了副師說出來的前因，乃說道：「不差，不差。我家傳來說，始祖上是一個盧扁良醫，到人家醫病，把人疾病當自己父母的疾病一般，望、聞、問、切，寒良暑溫，苦心蘿思，救療人病，活者甚眾。不意祖父接家傳，不遵祖意，只貪財利，輕人死生，任意胡醫，故此我未學前業，遠投這村，贅入人家。幼因失了母氏，無處尋訪，我想人生世上，忘了生身之母，就是不孝之人。所以方才師父說出鸚哥乃行孝之鳥，如今就拜辭了師父，回去尋母。倘天假良緣，得逢老母，再來修謝。」來思只發了這點好心，猛見殿高處鸚哥現於菩薩之前。來思見了，隨拜禮聖尊，出庵門而去。眾僧便問副師說道：「大師方才說出他祖代善惡根因，

但只說個鸚哥微意，並不曾講明瞭他後這一種之報。」副師道：「那救人孩子，非為正善，乃是狐、鼠弄怪而成。救人沉水，就解了他自身沉水惡報。今日禮拜福地，便是四種。尚有大惡孽一種，不敢先泄，只看他尋母這一種人間最大之善，能解極大之惡，無有孝道之大也。」說罷，眾心悅服。按下二師輪修道場功德不提。

且說來思明曉積來惡孽，報應善功，只因高僧說明孝道乃世間最大一種善功，他便想起生身之母，只是幼年他父行醫，誤傷了一人性命，那人飲恨九泉，訴冤在報應神司，說庸醫枉害了的冤魂。神司怒道：「生死根因，都有個造化氣數。你數當絕，如何怨他？哪裡知道，就是誤傷，也是氣數假借他手。況且傷你不過一命，他活人卻也數多。」冤魂泣道：「若說氣數，不敢怨他。若說假手，真也害在他三指。」神司道：「如何害在他三指？」冤魂道：「他三指未明寸關尺，一心只想渾愚人。可憐萬劫難逢人道命，被他輕易送殘生。」神司聽了，哀憫起來，便查他父的報應，當夫婦殞滅，人那幽暗地獄，仍積惡孽與來思，計有五種，神司即命鬼役，勾他夫婦。

卻說來思之母，叫做把氏，夫便行醫，他卻熬煉膏藥，私施於人，多救了人瘡毒疾病，有此陰功。這日藥帝菩薩正降人間，憐疾苦，察善惡，查醫者之良庸。若是善人，便遇著庸醫，他也陰中默助，手到病除。人說泥丸子也治好大病，哪裡是泥丸子效靈？卻是善心感到菩薩慈悲救護。若是惡人，便遇著良醫，偏生認錯，哪裡是藥餌不靈？都是菩薩不宥。鬼役正來勾他夫婦，卻好菩薩遇著說：「把氏多行善，當宥。」鬼使遵依佛旨，不敢勾她。菩薩又查出把氏為夫炮製藥餌，便有佐夫誤用傷人之罪，免她死地獄，不饒她生罪孽。偶然遇著盜劫兵爭，把來思了遂失迷兩地。把來思流人遠村，不思生母，贅入人家，只顧妻室。不但未有子嗣，且五種惡報，見於面貌，被僧道昭然明見。他既消卻四種，這一種卻也異常。卻說來思之母，被刀兵離失，走到海沙荒僻，饑餓困倦難行，僕地跌倒，坐在荒沙之上，正啼哭不止，忽然見一老嫗，手提水罐，一步三挨，好生難走。但見那老嫗：

白髮亂蓬鬆，攔腰束短裙。

一步那三歎，手提汲水瓶。

老嫗見一個婆子坐臥在沙上，看看走近前來問道：「婆婆何處來的？怎麼這般狼狽？」來思之母一面悲啼，一面說道：「我是遠方被強賊刀兵趕慌，與子失散了來的。」老嫗道：「你這婆婆，想那子不是你親生的。就不是你親生或者自養，乳養，晚娘隨嫁，遇著荒亂便死也不離了母，怎麼一個親生之子遇兵荒盜賊，失離走去？」把氏道：「老嫗，你不知有個原故，我夫在日，曾做些傷理事業，天叫我逃亡死難，幸然存得個殘生，走到這裡，饑餓難忍，進退無路。老嫗救我一命，也是陰騭。」老嫗道：「我也是遠方逃難到此的。說起來話長，但前樹林有我的一個姪子居此，我因投托他家，得一碗飯食。今到海邊，汲些淡水。你可強掙到我姪家，把碗飯與你充饑。」來思之母只得起來，同老嫗走到林間。只見半廈草屋，裡面一人仰臥在個草鋪之上，口裡哼著，見了婆子，便問來歷。婆子把前情又說了一番。方才問那人為何仰臥口哼。這人說道：「不瞞婆婆說，我也是遠方人，名叫做捕竊。怎叫這名？只因捕電鱉為活，偷海洋水獸，竊水中生物，人便稱我這名。只因曉得這地方多電鱉，搭了半廈草屋，在此處捕鱉。此去人煙輻輳去處有十里之遙，一向得鱉去賣。偶因海中一怪電，被它咬了腳面，不能行走。卻幸得我這姑娘，也是避荒來此尋我，乃留她在此。我如今虧她扶我海邊，早晚捕得些水獸，有市人到此，米換收去，我借此苟延生命。婆婆，你放心權住兩日，待我腳好，為你找問。」婆子稍謝，乃問老嫗：「走路如何也艱難？」老嫗說道：「我是少年足有寒濕之氣，遇著勞碌便發。前日是逃荒到此傷了。」來思之母聽了，道：「不難，不難。包你兩人都腿腳安愈。」卻是怎生安愈，下回自曉。